

1303

泰寧文史資料

第十六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泰宁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泰宁文史资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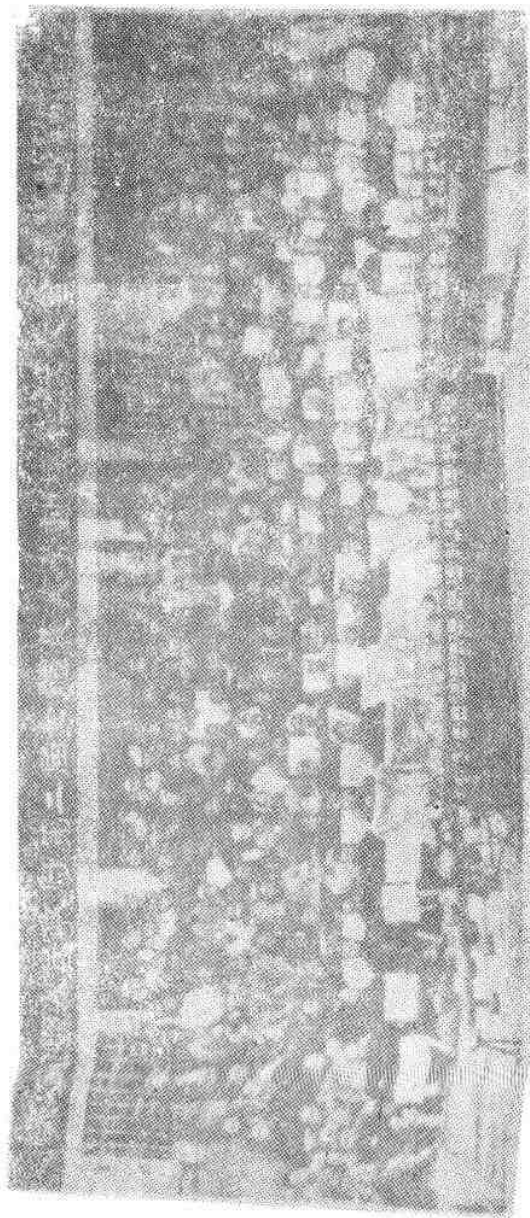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辑

(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时期专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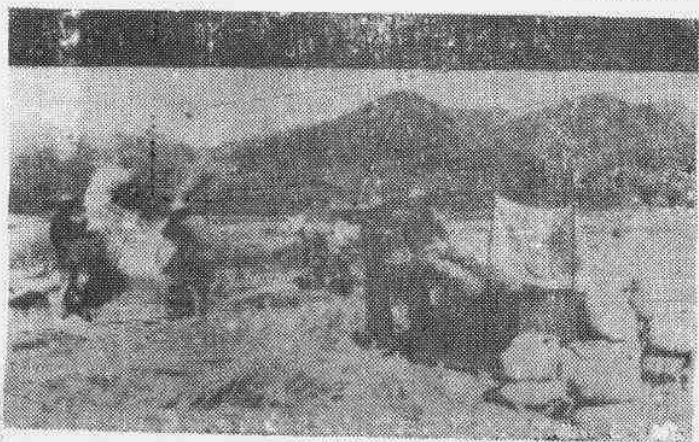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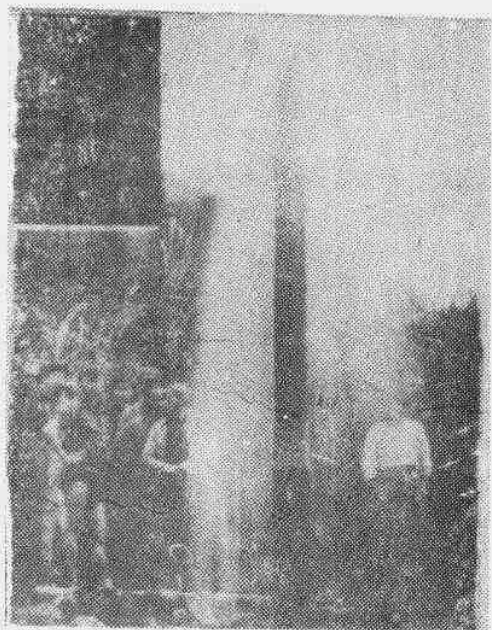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泰宁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一九九四年九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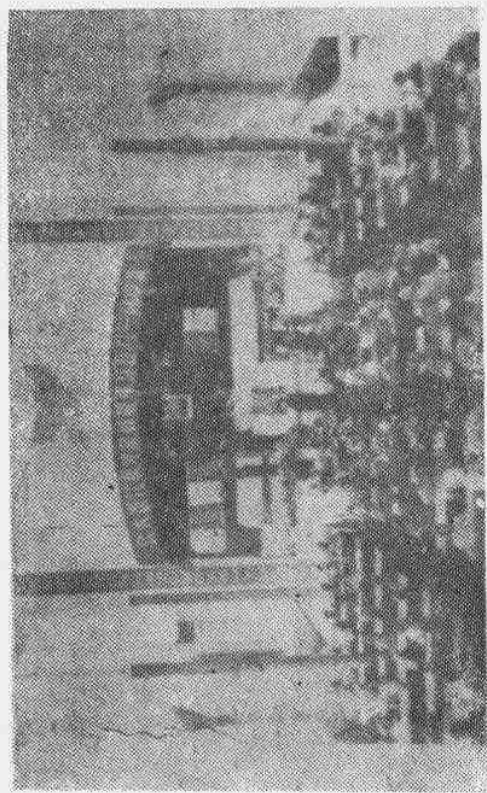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图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，县劳模参观水轮
泵抽水。下图为余坊乡三房厝农业社采用新式打谷机
打谷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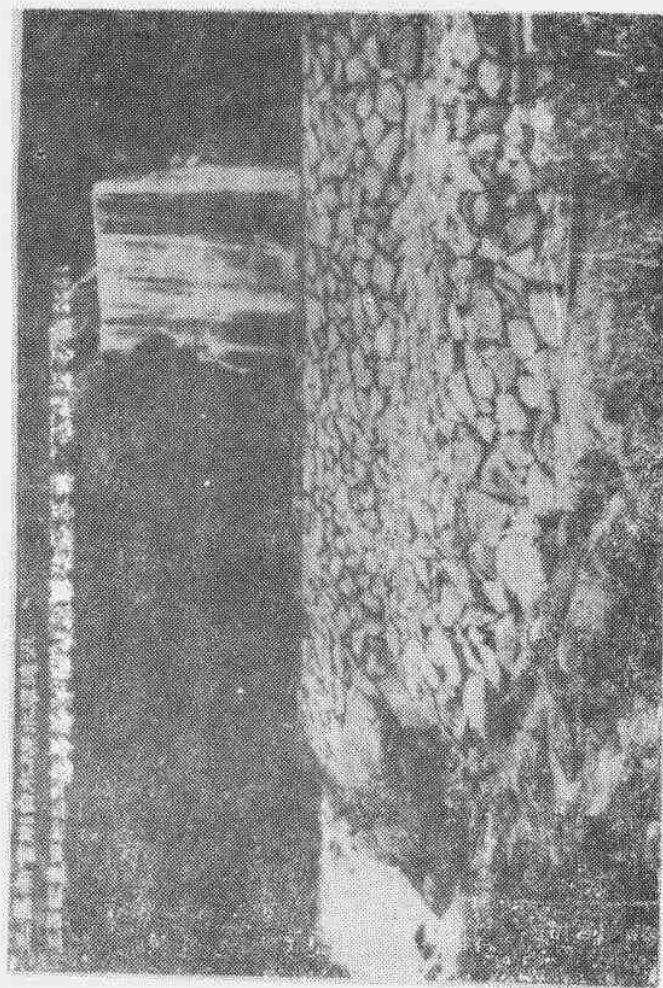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三年冬，泰宁城关农民踊跃交售“爱国余粮”。



1955年全县农业、林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会场。



1955年2月24日，城关于工业工人举行
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的示威游行。



水际水坝。

一九五五年春，南会乡农民修复灌溉农田三百余亩的白

目 录

回忆参加泰宁剿匪斗争片断·····	王志义 (1)
在合作化运动中·····	陈祖蔚 (11)
朱口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·····	江友金 (38)
合作化时期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·····	杨孔修 (44)
泰宁合作化运动的“领头雁”——江征瑶·····	肖 逊 (50)
农业社的财会工作·····	廖珍琪 (54)
五十年代农技推广工作的回顾·····	胡盛华 (60)
泰宁解放前后粮食工作的回忆·····	梁印浩 (72)
将溪乡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·····	涂禹恭 (79)
谢宝铜在大渠·····	尔 东 (83)
泰宁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概况·····	余世家 (88)
《歌唱音山》的创作与演出·····	魏 钧 (93)
建国初期泰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·····	陈 雄 (98)
镇压反革命运动·····	陈德尧 (108)
抗美援朝运动·····	陈德尧 (116)
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·····	陈 雄 (121)
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·····	陈德尧 (133)
粮食统购统销·····	尔 东 (139)
农业合作化运动·····	陈 雄 (148)
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·····	陈 雄 (162)
大事记 (1950年2月—1957年2月)·····	陈德尧 (179)

回忆参加泰宁剿匪斗争片断

王志义

在泰宁解放初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、军民同心协力的剿匪斗争，取得了伟大胜利。据《泰宁文史》公布的资料：从1950年2月开始至1951年3月结束，在历时一年另一个月的剿匪斗争中，全县共歼灭武装土匪16股，俘虏土匪520名，击毙115名，击伤20名，投诚299名，缴获各类枪枝524支、子弹5948发、土炮一门、手榴弹等96枚及一批电台、电话机等物资。剿匪斗争的胜利，为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，为减租反霸，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，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它的历史功绩，永载史册。

泰宁是福建省最后解放的偏僻县份之一，闽赣两省的一部分残匪盘踞在这里，各自占山为王，烧杀虏掠，无恶不作。

1950年2月9日，泰宁正式宣告解放。人民群众欢欣鼓舞，古老的山城走上了新生。但逃窜在深山密林的残匪——以“中将司令”严正为首的“福建人民反共救国突击军第七纵队”和以廖其祥为首的“江西豫章绥靖司令部”共一千多人，分成十几股，继续在偏远山村，进行骚扰破坏，抢杀掠夺、鱼肉乡民，负隅顽抗。

泰宁一解放，我先分配在一区区政府当秘书，1950年6月调任三区区政府秘书，那年，我正好20岁。

第三区地处泰宁西南部，与明溪、建宁、将乐等县交界。区政府设在弋口街，离县城四十五华里。当时管辖的范围很广，包括现在的梅口、开善、大布、龙安和下渠近四个半乡。境内到处是崇山峻岭、危崖断壁，林深草茂，沟壑纵横。金溪横贯全区，是水路通往将乐的咽喉，地形十分险恶。弋口街解放前曾是国民党的区公所，区党部的所在地，国民党崩溃前，还成立秘密潜伏小组，是闽赣两省部分残余土匪、特务，大刀会盘踞的巢穴，活动非常猖獗，反动气焰一时极为嚣张。解放初期，全区境内曾发生多起枪劫民船，杀害区、乡干部，造谣惑众，反攻倒算事件。

“匪患不除、民无宁日”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，保卫人民群众安居乐业，该区在县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，部队、公安、县区民兵武装密切配合，协同作战，机动灵活地开展全面武装围剿，并配合强有力的政治瓦解攻势，正确执行党的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赎罪，立大功受奖”的剿匪政策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清剿，取得了辉煌胜利。如仿县自卫总团团付周祖祥，匪副大队长邓承金，“福建人民反共救国突击军第七纵队”中将司令严正和“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”匪首廖其祥等一批重要匪首都是在三区境内俘获或击毙的。在这段日子里，第三区全体干部在区委书记甘明杰、区长王德修的带领下，一批参加淮海、渡江、解放大上海战役的野战军转业干部和南下服务团，以及刚入伍的本地社会知识青年，团结一致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开展剿匪斗争。我当时担任秘书，又兼任弋口乡工作组长。那时人手很少，工作范围很广。我和有关人员一起，除做好内务后勤，保证部队给养，搞好宣传鼓动和组织武装看守与押送俘获的匪徒外，还要深入乡里组织农会，开展反霸斗争，扩大民兵

防匪自卫组织，配合解放军进行剿匪战斗。当时在区上，只要听说那里有匪情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我们都要马上组织区武装及民兵出发清剿，经常是通宵达旦，彻夜不眠。我也多次直接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剿匪活动，虽然，我个人参加的这些斗争，比起部队、民兵、群众和老一辈同志的战绩，显得普通和平凡。但通过这一场面对面的对敌斗争，使我自己更深刻地感觉到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了磨练，得到革命实践的教育，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，加深了阶级感情，增强了工作能力，从一个知识青年逐步地锻炼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。我参加的这段剿匪斗争，虽然时隔四十多年，回忆起来，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心潮澎湃，兴奋不已。现将几则剿匪斗争片断的回忆，记录如下：

巧 计 退 敌

1950年10月，随着秋季丰收和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，城乡物资交流开始活跃起来。当时，泰宁的交通十分不便，全县没有公路，对外一切物资的进出，几乎全赖金溪这条唯一的航线。这条水路经将乐、顺昌、南平，汇入闽江直达福州。运出泰宁盛产的大米、木材和山区土特产品；运回大批食盐、布匹及其他日用工业必需品。但由于匪患严重，过往的民船木排经常遭到沿途土匪的拦路抢劫，甚至危及生命。货主和船工都迫切要求政府派武装部队护航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这条航线，也就成为当时剿匪斗争的焦点之一。

从10月下旬开始，弋口街沿滩头宽阔的河面上陆续集结起一百多条木帆货船，满载各种货物，等待着部队护航。一到夜晚，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闪烁着一片船家灯火，景象十分

壮观。

但与此同时，“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”廖其祥匪部也正在策划着一个偷袭弋口街，抢劫停泊货船的阴谋。

11月7日傍晚，弋口这个小镇的街头上，出现一种奇异的反常情况，天没有黑，街上的老百姓却都早已吃了晚饭，有的慌慌张张地把被子往有砖墙的人家搬移；有的带着老婆、孩子往邻村温家坊、廖家坊跑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奇异反常的现象，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这天，区委书记甘明杰正在县里开会，区长王德修也带着剿匪部队到乡下剿匪去了，区里干部多数下乡，驻扎在弋口小学的剿匪部队也只剩下几个病号在家里，面对这个奇异的反常的情况，我们立即到弋口街上把投诚的李会元叫来，根据他的交待：活动在大布、龙安一带的“江西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”廖其祥匪部一百多人，趁我们区里人少，剿匪部队出击的时机，集结在离弋口街三华里路的草塘村，图谋今夜偷袭弋口，抢劫停泊在弋口河边的一百多条货船。情况多么紧急，我和区上的同志商量后，立即用电话向县里报告。可是，通往城里的电话线早已被敌人切断。只好派人连夜送信向县告急。这时，我们留在区里的同志，主动地与剿匪部队留家的同志商量，最后商定采取虚张声势，巧演空城计的办法，来对付目前这种紧急局面。

我们很快地把区里和剿匪部队，区武装班的同志统一组织起来，连区上的通讯员，炊事员都参加了战斗行列，我们把人马分成三路：一路由我带队，立即宣布全街戒严，挨家清查户口，凡邻村的村民都赶回各村，闲杂生疏人员一律暂时集中区上；另一路分兵把口，留家的剿匪部队和区武装班抬着两挺机枪，一挺机枪封锁弋口至草塘，官常口方向的石

桥，一挺机枪把守通往县城的猫儿山路口，第三路由杨孔修、陈德淳、燕作秀等几位区上同志负责严守区委、区政府机关，他们把一箱箱手榴弹搬到临街的窗边，严阵以待，应付匪徒的偷袭。

我带领担负戒严任务的同志，一边清查户口，一边在群众中大造声势说：县里已派出了部队，连夜赶来增援我们了。入夜以来，镇上气氛格外紧张，敌我双方都在这里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，敌人的密探看情况不妙，急忙溜回草塘向主子报告：今晚夜袭弋口的行动计划被他们发觉了，他们正连夜增援部队，今晚是否行动，要千万慎重。果然，我们巧演的空城计奏效了，匪徒们摸不清我们的真正底细，不敢贸然行动，最后只好龟缩回去，连夜撤退了。我们赢得了时间，第二天凌晨县里增援的武装赶到了，剿匪部队也赶来了，停泊在弋口河边的一百多条货船平安无恙。时隔不久，剿匪部队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航，顿时，这小镇上又沸腾起来了，全镇干部群众主动集结岸边欢送这支庞大船队扬帆远行。

智擒顽凶

“弋口乡农会主席廖启龙在弋口街开会回家途中被匪徒杀害了”，这是一起恶性事件。

1950年11月10日晚，弋口乡农会主席廖启龙和同村的乡干部廖海龙、廖禾尚三人，向区上借了一支马枪，在弋口街上召开民兵会议，会后，将枪发给值勤民兵。晚上九时许，三人结伴（廖启龙居中，廖禾尚居前，廖海龙在后）同返离区政府仅二华里路的廖家坊村家里休息。不料刚走到温家坊水口地段，突然遭到一群匪徒的绑架。匪徒将目标集中在廖启龙一人身上，走在前面的廖禾尚见事不妙，快步逃到了廖

家坊，廖海龙即返身跑回区政府报信。区委书记甘明杰接到报告后，立即招呼区上的十一、二人持枪赶赴出事地点。我一走出区政府大门，马上先朝天放了二枪，以示警告。并先带二位同志，担任尖兵，快步搜索前进。到达现场时，发现廖启龙倒在血泊之中，已被刃器砍死，匪徒们也已逃之夭夭。从袭击地点到身亡地点，相隔二十多公尺，周围草地有一大片被残踏痕迹，说明当时曾经历一场激烈搏斗。勘察现场，又发现大片脚印杂乱地通往河边。初步分析：匪徒人数众多，在行凶后，是向河边水路逃窜的。

那么，真正凶手究竟是谁？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廖启龙？暂时还是一个谜。

一个多月后，这个谜终于解开了。1950年底在官常口的剿匪斗争中，抓获了一名曾经替匪首当过伙夫的一个姓杨的小土匪，我和县公安局驻三区公安特派员况习武同志一起审问了他，经过耐心宣传党的剿匪政策，指明出路。他最后向我们透露了绑架杀害廖启龙的内幕实情。原来这起恶性谋杀事件是匪首杨庆道一手密谋策划、指挥的。开会密谋时，姓杨的伙夫还为他们准备夜点。参加杀害的凶手一共六人，其中一个是用四十块银元从弋口乡朱林村雇来的船工廖禄安，负责水路往返接送。我们向县公安局报告这一情况后，进一步查明凶手中有4人仍盘踞山上为匪，只有廖德协、廖禄安二人隐藏在弋口乡朱林村居住。于是，决定先逮捕这二名凶犯，由我和况习武同志秘密执行，要求尽量做到不打草惊蛇。

这时，剿匪部队二八七团团部经历一段重点清剿后，正留在弋口街上弋口小学休整。部队在邻近各村巡视时，发现朱林村有一户农民家里挂着大刀会的一些幕布、法器一类的东